

上甘岭
陆世国著

上 甘 岭

陆 柱 国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〇 年 · 北 京

上 甘 岭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书号 257 字数 80,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3\frac{9}{16}$ 插页 1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60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4000 册

定价 (3) 1.05 元

出版說明

一九五二年秋天，中国抗美援朝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所进行的上甘嶺战役，是一次震撼全世界的著名战役。在这次战役里，美国侵略者为了爭夺朝鮮金化以北上甘嶺的几个山头，曾在不过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投入六万兵力，使用了大量毁灭性的武器，战斗空前残酷；然而中国人民志愿軍象巨人似地坚守陣地，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使进犯敵軍在一个半月的战斗里，死伤二万五千多人，損失飞机二百多架。这次战役的伟大胜利，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写下了极光輝的一頁。再一度証明了中国人民志愿軍真正是有着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有着鋼鐵意志的人民武装；而美国帝国主义，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紙老虎罢了。

陆柱国同志的这部中篇小說在反映这一著名战役中，取得了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一定成就。热情地歌頌了志愿軍的无上崇高品质和惊天动地的英勇事迹。作者描写志愿軍負責守卫前沿陣地的一个英雄連队，大量杀伤在数量上、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敵軍以后，又机智地轉入坑道作战，忍受着敵軍的百般摧殘和重重封鎖，在极难想象的艰苦条件下，一直坚守坑道达二十天之久，终于配合主力部队轉入反击，收复了全世界都在矚目的上甘嶺陣地。上甘嶺战役的胜利，是志愿軍千万个英雄所創

造的勝利。小說所描寫的乃是它的部分英雄人物的部分事迹。然而通過這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動形象，已可以表現出整個戰役的真實面貌和志願軍全體戰士的神奇功績。

小說不只是十分真切地描寫了志願軍一個連隊中新老戰士、步行機員、通訊員和炊事員們無比頑強的革命英雄主義，為社會理想為和平事業而舍身殺敵的高昂士氣。同時也着重地刻畫了志願軍的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如永遠站在戰鬥前列，擔當最艱險任務，象愛護和關懷自己親生兄弟一樣愛護和關懷戰士的連長；堅決沉着，有政治遠見，在任何時候都充滿着毅力和信心的營教導員等，通過他們更顯明地表現出共產黨員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非常人物。每當環境越艱苦，他們的戰鬥就越有力。小說響亮地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共產黨員克服不了的困難，那裏有優秀的共產黨員，那裏的革命戰鬥就必然會取得偉大的勝利。

由於小說作者對戰鬥生活具有相當深刻的觀察與體驗，所以在許多重要場合，都能從正面描寫各種戰鬥行動。常常通過人物本身的具体行動來展示人物的心情。在刻畫這些英雄人物時，雖然沒有從多方面來豐富並發展人物性格，但他以簡煉而概括的筆觸，巧妙地抓住了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而正是這些人物的主要方面，具有無限的感人力量和巨大的革命教育作用。

這篇小說由作者於一九五二年寫成，次年經過第四次修改後交我社出版，出版以來曾獲得廣大讀者的好評。現在據原版重排印行。

黎明，半明半暗的光亮，斜射进了坑道口。連长張文貴迅速穿好衣服，在机枪子彈箱做成的洗臉盆里，洗了臉。以后，他迈了几步，走到坑道外面，伸展两臂，挺起胸脯，深深地吸了几口湿润的、稍带寒冷的新鮮空气。

秋天的早晨，陣地背后远处的景色，簡直象一幅美丽的水彩画：无穷无尽起伏連綿的山崗，到处是紅得象火一样的枫叶，中間点綴着翠綠的馬尾松，和一种不知名的、叶子黃得象熟透了的桔子一样的树木。这几种顏色調配得十分匀称。又輕又薄的朝霧，象洁白的絲手帕似的在这美丽的山谷中飄来飄去。当初升的太阳，把它那金黃色的光綫，撒在山頂上的时候，朝鮮的每一寸土地，都象彩色的綢緞一样閃爍得耀眼了。

張文貴每天早晨都要站在坑道外面来看一看这朝鮮的景致，正象他年幼的时候，站在家門口看那集市上熱鬧的行人一样。他身材高大粗壮，寬寬的前額上被战争和風霜深深地刻下了几条皺紋。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住他那孩子般的天真。現在，他双手插在褲兜里，身子微微向左右搖晃着，并且卷着舌头，輕輕地学着鳥叫。

一只灰色的山雀飞到坑道外面一棵被炮弹炸断了短树桩

上。它扭动着紅色的脖子，唧唧喳喳地叫着，并警惕地、不时地看一看張文貴。后来，四顆迫击炮弹一齐落在通往营部去的交通沟旁，火光一闪，地面剧烈地震动了一下，那只小山雀颤抖着身子，馬上展开翅膀，一直向北飞去了。張文貴惋惜地看着那个灰色的点子，直到它飞进楓林里为止。然后，他才拍拍肩膀，摘下帽子，把上面的灰土彈下去。

自从进入坑道工事，几个月来，連长張文貴感到自己的心境，变得和往常不一样了。过去，他象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除了行軍、作战、整訓、練兵之外，他对于外界的其他事物，是不大留心的。最近几个月来，他和他的連队差不多整天呆在坑道里，只有夜間才能活动一下。看不見一間民房、一个朝鮮老乡，甚至连太阳都很少看見。离他們几百公尺的南边，就是美国侵略軍的障地。敌人每天向它們打炮，飞机每天在轟炸，障地上除了交通沟和焦黑的彈坑之外，連一棵青草都很难找到。因此，任何平常的自然界現象和每一个小动物，現在他都感到新鮮、亲切。前些日子，为了“反对細菌战”，他从团部养的一窩小猫中間，抱了一只头上帶有白斑的黑色小猫到坑道里，让它“捉老鼠”；可是三天以前，这只小猫溜到山坡上晒太阳的时候，被敌人的一颗山炮弹打得連一只完整的腿都找不見了。为这件事情，張文貴的通訊員王繼保一直大罵了三天，張文貴暗地里也在罵。現在，連那个偶然飞过来的小山雀也被美国炮弹惊走了。他恨恨地吐了口唾沫，咕咕啾啾地低声罵了一陣，一扭身子，又生气地回到坑道里。

几个在夜間到外面加修工事的战士，剛回到坑道里不久。他們有的还在收拾身上的泥土，有的从木炭火盆上提下軍用水壶往飯碗里倒水喝，有的已經圍坐在草鋪上，把挂在牆上的豆油

灯拿下来，打起扑克来了。不用仔細看，張文貴就知道这四个人中間一定有全連出名的，最爱打扑克的刘才学和林茂田。

“唉！倒霉！第一張是二，第二張还是一，三張加起来是个七！”矮胖矮胖的战士刘才学每拿起一張牌，就用指头彈一下牌边，有些懊喪地說。他噙着一支粗大的卷烟，烟熏得他眯縫着眼睛，細細的两道眉毛紧皺成一条綫。但，因为他还在拿牌，所以沒有机会把卷烟从嘴角取下来。

面孔微黑、眼睛大得出奇的机枪射手林茂田，手里边已經掌握了“大飞机”和几个A、K，他高兴得眉头都揚起来了。当他手里拿够十二張的时候，他就警惕地用一只手按住剩下的六張“底牌”对刘才学說：“你要‘分’吧，能打多少？”他曉得：如果刘才学的牌不好，那么对方一定要先拿起“底牌”再要“五十分”或“六十分”。刘才学就有这么个“賴”勁。

刘才学把手里的牌插了又插。最后狡猾地笑着說：“哈！我要个屁！沒有英文字，也沒有‘分’。和牌，和牌！”他一弯腰，把牌放在面前：“大家看，大家看！”

“我看看！我知道你的鬼多！”林茂田把自己的牌一合，把刘才学的牌一張一張攤开。最后，在一張“紅桃二”下面，翻出了一張“方块K”。刘才学一看露了馬脚，赶快抓起六張“底牌”往自己的牌里一攪，站起来說：“不行，不行。該睡覺了！”

“睡覺？你要賴皮！这一盘非打到底不行！”林茂田臉也气紅了，眼睛瞪得更大了。

刘才学剛扭身要逃走，被林茂田拉住了脚。刘才学呼一家伙倒在睡在他們旁边的排长身上。

二排长宋占方睡得正甜，被刘才学砸醒了。他側起身子坐起来。他是个既不会打扑克，又不会抽烟的人。他一看見刘才

學的煙灰掉了他一被子，又看見滿床撲克。又好氣又好笑地說：“劉才學，你！你留點勁打仗不好嗎？”

劉才學知道排長這話說過去就算了。他趕快弄熄了煙卷，伸伸舌頭，向大家道歉：“對不起，從頭來吧。排長罵我一頓，你們難道還沒有消了氣嗎？”

連長張文貴坐在一個手榴彈箱子上。他側著頭，很感興趣地看著這兩個人。林茂田越是瞪眼睛，劉才學就越要“耍賴皮”。張文貴雖然沒有正式提倡過戰士們要打打鬧鬧，但他是十分高興打鬧說笑的。的確，戰士們如果整天規規矩矩、一聲不響地坐在坑道里，那還算什麼生活呢？

這個“甲號”坑道，象一個家庭一樣。頑皮的劉才學和容易發脾氣的、愛大聲嚷嚷的林茂田，成了這個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活躍人物。劉才學專門找空子說俏皮話，甚至不分什麼樣的場合。按照林茂田的說法，劉才學還是個“小賴皮”。林茂田發脾氣，也已經成了習慣，遇著不順眼的事情，他都要瞪起他特有的大眼睛，放大嗓門亂說一氣。他特別愛和劉才學吵鬧。可是他們兩個是最好的朋友：打撲克在一塊，睡覺挨在一塊，而且“捉舌頭”、“打活靶”，兩人也是寸步不離。

劉才學和林茂田的爭吵還沒有結束，電話鈴叮叮當當地響了。坐在鋪上的電話員抓起耳機聽了聽，說：“在——是，是！”就把耳機交給張文貴：“教導員和你說話。”

“‘一零九’號首長要到你那里去，你要注意！”教導員呂安國的宏亮聲音拉得很長。以後他的聲音又低得僅能稍微聽到：“儘可能‘限制’他的活動！首長一到，馬上在電話上告訴我！”聽這口音，大概是“一零九”號站在教導員的身邊。

“什麼？一零九號？”張文貴蹲在電話機旁，吃驚地問。

“就是！馬上从这里動身。”

說實在話，張文貴很盼望師長到前沿來，但他又不願讓師長來。因為在前沿坑道中，要看一看上級首長，就能得到很多安慰與鼓舞；可是，前沿陣地是十分危險的。

“好吧！”張文貴急忙站起，搓了搓手。摸摸自己的下巴，胡子還不到該刮的時候。他也知道戰士們是和他同一天刮的臉，但他仍不放心。於是，他命令通訊員：“王繼保，通知一排和前沿班，讓他們仔細檢查一下，看誰的胡子長了，再刮一刮。馬上，師長就來看我們。”

坑道里在忙着檢查。正在和刘才学爭吵的林茂田，被当作“重点”指出来。他用湿手巾擦着下巴，涂上肥皂，气忿地对理发員說：“我这胡子比青草长得还快！我和他們是一齐刮的臉，可現在就又能編成辮子了！”

刘才学接着說：“理发員，你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都拔下来，往后不省点事嗎？”

理发員正拿着刀子，笑了。林茂田狠狠地瞅了刘才学一眼：“刮过臉，咱們再算賬！”

現在，只剩下刘才学一个人孤零零地拿着扑克坐在那里。他俏皮地、然而又是小聲地問：“我沒有胡子，怎么刮呢？”

張文貴看了他一眼：“你可以不刮。可是有一点：師長來了，你少說点俏皮話。你的心眼太多，累得你个子不长，連胡子也不長了！”

林茂田“幸灾乐禍”地对着刘才学笑了笑。

“我保證不說——我現在‘过过关’吧！”刘才学一个人摆弄起他的扑克來了。

張文貴在坑道里走了一遍。他檢查了一下槍放的是否整

齐，被子叠得是否端正，甚至連放火盆、挂油灯的地方都看了看。一切都很好。最后，他又仔細地收拾了一下在領袖象前的，插在“通化葡萄酒”瓶里的两束楓叶和蓝色的野菊花。那葡萄酒瓶，是他們几天以前庆祝祖国国庆时，喝完了酒，保存下的；那楓叶和野菊花，是軍部文工团几个女同志来前沿給战士们演唱时，献給他們的。

一切都收拾好了。張文貴从皮挂包里掏出鏡子，照了照臉，走出坑道去迎接师长。当师长崔信偉还是团长的时候，張文貴給师长当过警卫員。师长最討厭他的下級骯骯脏脏去見他。一次，一个胡子很长的营长去团部开会，崔信偉半开玩笑半認真地說：“警卫員，喊理发員来，先給他刮一刮胡子！”把那个营长說得很不好意思，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去見他了。有时候，張文貴偶然忘記扣脖子扣，崔信偉就要批評他：“你們这些警卫員，怎么总是吊儿郎当，游击习气！”所以，直到現在，每逢要和师长見面的时候，他总要使自己和連队都更干淨漂亮些。

等了一会，仍沒有看到一个人影子。張文貴順着交通沟往前去走。在交通沟的一个轉弯处，迎面和师长碰上了。

师长累得滿头大汗，汗水順着略有几根灰白头发的鬢角往下流。他手里拄着一条作为手杖用的树枝，警卫員替他拿着大衣。再后面，紧跟着一个背紅十字皮包的卫生員。

張文貴举手敬礼，师长来不及还礼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你在这里干什么？”

“等首长来。”

“以后不要这样，沒有必要，不必在外面来回走。你的陣地我已經很熟悉了。”崔信偉双手放在“手杖”上，略微喘了几口气。

“是！走吧，不远就到了！”

“走吧！这个山可真不容易爬。偏偏又遇着这么个警卫員——不許我在路上休息！”

当他們来到坑道口的时候，师长停下了。

“張文貴，你看，‘我們进坑道，祖国見太阳。’这对联是誰写的？我一个多月沒来，你們的坑道連对联都有了！”

張文貴看了看坑道口旁边石壁上刻的几个字，回答：“是我們指導員想的，五班战士刘才学刻的。”

“你們指導員不是最近負伤了嗎？他现在怎样？有信来嗎？”

“有信来。他說住医院簡直憋得象关禁閉一样的难受。現在副指導員在家——就是原先的一排长王洪远，剛提升起来。”

“啊！頂上那几个字——‘陣地为家’——刻的有些小了。橫額應該稍大一些。”

“是小一点，沒有經驗。首长請进去吧！”

战士们靠着坑道一边排成了一列橫队。二排长宋占方喊了个“立正”，战士们象在操場上一样“咔”的一声，把脚跟碰得发响。

“隨便坐吧，隨便坐吧。这真象檢閱。有的人才刮了臉。張文貴，是不是因为我要来了，你們才特意刮了胡子？”师长滿意地笑着問。

張文貴笑了笑沒有回答。

“隨便坐吧！”师长又吩咐了一声，二排长才許战士们解散了。

張文貴給师长搬了个手榴彈箱子，又赶快向营里报告了首长已經到来。崔信偉沒有立即坐下，他很感兴趣地拿起那两束楓叶看了看說：“快枯了！下次我再来的时候，給你們帶点新鮮的。不过，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再来。你們有人到后面作什么的話，可以多帶一些。前边陣地不能和后边比，光得象秃子

头!”

“秃子头总还会有几根头发，这里連一根草毛都看不見!”刘才学接着說。他总是不能忘記他的俏皮話。

“师长，休息休息吧!”張文貴說着又亲自端过一杯开水來。

“好吧!你們生活怎样?”师长坐下来，一边擦汗一边問。

“很好!好极了!我們的炊事班也真能干。餃子、包子、油餅……一天一个样。今天早飯是油条、面条湯。首长就在这里吃吧!你看一看我們炊事班长王永福的手艺!”張文貴十分得意地回答。

“吃的很好，就是烟少一点。不够吸。”刘才学有些难为情地說。他正在卷烟呢。

“烟少!紙烟公司跟着你，也不够你抽!首长，不抽烟的人把烟都集中起来給他，也不够他抽。整天抽，整天抽，把指头都熏黑了。晚上小部队活动，他爬到敌人的眼皮下，还抽烟呢!”林茂田带着諷刺的神气說。

“哪里，哪里!”刘才学想辯駁也无法辯駁。战士們都笑了。

“是嗎?刘才学。再这样子可不行啊!我下命令禁止你。”师长也笑着說。刘才学的臉一紅，剛卷好的一支烟也不敢抽了。

“張文貴，你領我到观察所去看看。警卫員，把望远鏡給我。你們不要上去了。”

观察所可以从坑道里直接走上去。从观察所里，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我們陣地最前沿。我們的交通沟、火力点，就象看自己手掌上的紋路一样清楚。师长看了两分鍾光景，放下望远鏡，就地坐在一块石头上。

“張文貴，你知道我来这里的用意嗎?”

“不知道!”張文貴天真地看了看师长，稍想了一想坦率地回

答。

“我不是单纯来检查你的交通沟，也不是来这里随便看看。当师长的，如果每个连每个连这样来看的话，累死我也办不到。我问你，敌人准备进攻了，你知道吗？还恐怕不是一般的进攻。他们整师整师的往这一带调动兵力。光是我们能看到的，前后有一万多辆卡车的弹药运到这里。”

“是啊！敌人的直升飞机就在对面降落过四次！”

“那是范佛里特、李承晚亲自来看地形，来看进攻我们的道路！他们准备了几个月，准备要拿你们这个阵地。”

“首长放心，我们不会把阵地交给他们！”

“当然不能交给他们。可是敌人集中那么大的兵力，进攻这么一点地方，我们不能把整营整团的部队放在这个山顶上。这要凭我们的少数部队来堵住他，还要把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在这里。战斗如果打起来，恐怕会无比的残酷，时间可能拖得很长很长。你要在精神上准备经受这次考验。打仗不是说话，这一小块地方要负担成千成万吨的钢铁！”

“首长，我们事先讨论过，我们有决心坚持下去！我们知道这个阵地不是一般的阵地，这是中綫战场的制高点。守住它，可以保障东、西两綫的安全；可以控制面前几十里之内的敌人活动。如果我们的阵地丢掉了，敌人会以这个阵地为立足点，夺取我们背后的主峰。如果敌人夺取了我们的主峰，就深入我们的背后，我们整个战线就都要受到很大影响。”

“張文貴，敌人不仅想要占去这个重要的阵地。他们企图在这里使用军事压力，强迫我们在开城的会议上向他们屈服；敌人想拿下这个阵地，作为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他们的仆从国家勒索炮灰的本钱，好扩大侵略战争。如果我们在这里打不好，我们志

愿軍全軍都要在祖国面前丟臉，在世界人民面前丟臉！張文貴，什么叫保卫世界和平？对你說来，保卫这个陣地，就是保卫世界和平！不要認為这只是个光秃秃的山头，我們的防綫，朝鮮人民的土地就是一个小山头一个小山头，加在一块形成的！”

張文貴陪同师长下去的时候，一堆战士正在閑談呢。那个刘才学拿着卷烟，两只手不断揮舞着，輕声說：“我敢保証，一定要打仗了。要不，师长亲自跑到这里干什么呢？”

师长听見了，他看了看張文貴。張文貴笑着点点头。

刘才学一看見首长，馬上不吭声了。

“你們在談什么呀？让我听听！”师长看着刘才学的面孔。

“沒談什么，首长。”刘才学急忙回答。“我們听說，祖国慰問团不是要来了嗎？这一次可不知道給我們带来什么东西。”

“烟！”师长幽默地說，“你只知道向祖国要东西，你給祖国些什么呢？”

“打仗！首长，我問个問題好吧？”

“問吧！”

“什么时候才打大仗呢？真是！悶在洞里几个月，除了打个冷枪，摸个哨兵以外，什么都沒有做。可是，整个前綫，有些部队光打胜仗。这里消灭一个連，那里消灭一个排。我們能不活动活动嗎？”

“要打，要打。你把你的枪擦好等着吧！”

沒有等到吃早飯，师长檢查了一下坑道里的彈藥、粮食，就逼着張文貴領他到前沿班去。張文貴本来是要阻拦师长的，但是，他知道师长說什么就是什么，从他当警卫員的时候起，無論在什么样的危險情況下，他都沒有能够劝說住师长一次。

“張文貴同志，現在我們不是‘大踏步的前进、大踏步的后

退’的时候了。我們就站在这条坚固的战綫上，和敌人比賽意志、比賽技术，而且还要在一定的時間和地点和他們比一比鋼鉄！”

他們走出坑道口，踏着已經被炮火打焦了的土地，快步地順着交通沟往前走。

冷风卷着剛剛爆炸过的炮彈烟，迎面扑来。志願軍入朝后的第三个冬天，快要来到了！

二

一个多月以前，上級动员部队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秋季攻势”。張文貴曾在团部的連以上干部会上討論了几天，并領導全連战士长期地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但是自从师长亲到前沿陣地和他談話之后，他的思想更加激动起来。难道說师长不会把他喊到师指揮所和他談嗎？为什么这个上了年紀的高級干部，要冒着很大危險，亲自跑到他的連里来呢？师长的每一句話，都包含着对張文貴的担心、信任、希望与鼓励。每逢想到师长的談話，張文貴就感到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在敌人的大規模的进攻中，他和他的連队可以取得巨大的胜利和荣誉；这种胜利和荣誉，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希望着获得的。担心的是：在敌人的瘋狂进攻中，他和他的連队将会遭到难以想象的殘酷的考驗；这种考驗也是他过去所沒有經受过的。强烈的荣誉心和責任心，使得这个年輕、勇敢、單純的連长連覺都睡不好了。

夜里，張文貴到坑道外面檢查崗哨的次数加多了。每一次到外面去，差不多总要听到从东、西兩側傳來重炮的排射声和隱約

的手榴彈聲。每天，營里都在傳達着友鄰部隊新的勝利消息。作戰地圖上，有很多标志着敵人陣地的小藍旗，已經換成我們的小紅旗了。兩側的部隊不斷地進行反擊；可是張文貴連隊的陣地却在沉默着。

友鄰的炮聲和勝利消息，張文貴很自然地把它和師長的談話聯繫在一起：顯然，為了就要到來的上甘嶺戰鬥，現在已經開始從側面打擊敵人，以便減輕他們將來施于上甘嶺的壓力。

張文貴每天醒得更早了。差不多早晨三點鐘的時候，他就要起床到外面去看一看、聽一聽，因為敵人一般都是在早晨發起攻擊的。敵人每天仍和過去一樣往陣地上不斷打炮。張文貴想從敵人每一排炮彈的爆炸聲中，去尋找敵人攻擊的征候。然而，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戰綫仍然是平靜的。這種明明知道敵人要進攻而又不知道什麼時候進攻的心情，是很折磨人的。張文貴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有時候他還無意識地模仿着師長的样子：背着雙手，微皺眉頭，在坑道外慢慢地來回走一走；有時候，他又覺得這種焦急的情緒是非常可笑的。

自從師長到前沿坑道視察之後，團長張凱又到張文貴的連里來過兩次。每一個單人掩體和機槍位置，團長都一一的親自加以檢查。

坑道里儲存的手榴彈，大部分都擰開蓋子了；交通溝、單人掩體、火力點又檢查過十幾次了，可是敵人還沒有來進攻。

一個星期以後。從天亮開始，敵人的飛機就開始了輪番轟炸，一直轟炸了兩天。僅張文貴一連人所扼守的幾個小山包就落了四百多枚炸彈。至于飛機上打下來的手榴彈和機關槍彈則是無法統計的。

山頂上通往各火力點的交通溝，象斷了的綫一樣，一截一截